

青少年心理健康专栏

青春期突

(这次所讲故事为大一学生小樊分享的自身经历,为便于理解,叙事从她的视角切入,下文中的“我”即樊筱凡本尊。)

初中整整三年,我的同桌都是“赵杠精”,当然了,他户口本上的名字肯定不是这个,但发音差不多。至于为什么被起这个绰号,当然是因为他能杠的特点实在过于鲜明。

被人起绰号通常不是件愉快的事,常人如我会本能躲避这些伤害性不大、侮辱性极强的标签,赵同学却很喜欢这个谐音梗,说承蒙大家慧眼识才,杠精之所以成精,是因为能言善辩,是因为思维敏捷,是因为智力过剩,赵某人深感荣幸。

赵杠精读书多且杂,抬杠对象不分男女老少,只要有机会,这货皆能以众生平等之心抬之杠之。

三年中其他同学不但换了同桌,还换了班级,而我俩一直在同一年级做同桌,这缘分实在非同一般,以至于我到现在都觉得这份巧合确实匪夷所思:老天爷给我出的这道考题,究竟是善缘还是孽缘?还真一言难尽,容我细细道来。

与杠精同行的日子(一)

——一个心理咨询师听到的故事

◎丁兆梅

镜头拉回当年的8月30号,初中第一天点完名后按高矮个子排座位,男生女生分列两边,班主任左手右手轮流点兵点将,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分别出列奔赴新座位。轮到我和赵时,女生队列已空无一人,我俩毫无悬念地凑成了同桌,在教室最后一排的最右角落安家落户。赵同桌比我活泼很多,放下书包后劈头就问我:“樊小烦,你说你为什么姓樊又加上小烦?是不是从小很招人烦?”

上来就给我改了名,他能做到自来熟,不知如何应答的我只能点头笑笑以示友好。我倒是也想招人烦,可惜从小嘴笨,又不敢做啥出格的事来显示存在感。他追问:“你为啥不说话?看你也不是个哑巴呀?”我只好用“嗯嗯,嗯你好”来证明我的确不是个哑巴。他学着我的样子“嗯嗯嗯”了几声,点点头说:“挺像个不轻易表态的大人物,难道你觉得我说错了?或者我很好笑?”我急忙摆手:“不……不是……我——我绝、绝对没有那个意思。”他不依不饶:“那是哪个意思?”看我急得涨红

了脸,他哈哈一笑:“逗你玩呢。”

见面就杠,也是好玩。这样的座位安排给了我这个同桌充分的舞台,毕竟此处离讲台最远,远到比任何一个角落都安全,他可以随时杠任何人或者任何事而不会被老师抓现行。而我,无疑也是最好听众和最佳“被杠队友”。这因为我从小就有点口吃,有时候结巴、有时候流畅那种,放松状态下表达顺畅自然,稍一紧张或到了陌生情境下就容易变得磕磕巴巴,甚至会干瞪着眼睛张大了嘴,一肚子的话愣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急!

赵杠精不一样,他的嘴巴就像个自来水龙头,随时可以“吧啦吧啦”。这人把苏格拉底当成偶像,所以从不认为自己是抬杠,其口头禅是:谁若不服,找我来战。那一天,赵杠精如同他乡遇故知,问了我无数问题,例如苏格拉底最得意的学生是谁?苏格拉底平时都喜欢找谁辩论?苏格拉底如果生在现代还会不会被处以极刑……真是惭愧,以上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。(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)

儿子第一次参加葬礼

◎周晓凡

上个月底,公公溘然离世,我们带着八岁的儿子赶回老家,身边的儿子在摇摇晃晃中睡去,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该怎样告诉儿子我们要面临的情形。是瞒着他,像大家那样说爷爷变成了天上的星星,还是让他接受一场真实的葬礼?一直想到临进家门,也没有找到答案,索性顺其自然。

空气中弥漫着揪心的痛,仿佛一碰就会碎裂满地。老公在屋门口的草袋上“噗通”跪下,身边的儿子也跟着跪了下去,我看了看他的表情,木木的,似乎还没有睡醒。

婆婆沙哑的哭声亮了几分。儿子磕完头,就跑过去抱住了婆婆,还用手在她背上轻轻拍着,用手拂去她脸上的泪水。我在那一刻突然放下了心里的包袱,他已经不是小孩了,心里对生老病死应该有自己的理解,伤痛也是人生的一部分,或许早一点经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长。

葬礼的环节很多,我们一遍遍向来吊唁的人们跪拜,儿子有时蹲在旁边无声地往火盆里送着纸钱,有时跟旁边的几个哥哥弟弟们追逐打闹,并不像我起初想象的那么恐惧。或许,担心的只是我们大人,孩子有他自己的送别方式。在最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中,我喊儿子去看他爷爷最后一面,他使劲儿踮起脚才能看清睡着的人,但他脸上没有惊慌也没有悲痛,而是平静和安稳。

那一瞬间,我心里刮过一阵风,苍凉却厚重。或许这就是葬礼的意义,在相聚中面对别离,在衰败和哀悼中蕴含活力,儿子这个年纪还领悟不到人生的悲恸,体会不出葬礼的厚重,但他在场就是一种联结,是他和爷爷最后的告别。

“妈妈,我再给爷爷磕个头吧,我以后都见不到他了。”跪在公公的坟前,儿子嘴里不知道还嘀咕了些什么,但我知道他已经完成了第一堂“生命之课”。

孩子虽然是孩子,但其实让他们接受亲人已经不在的事实,也是一种饱含着人文关怀的爱,那是连接生者和亡者的纽带,就像《寻梦环游记》中说的“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,遗忘才是。”

回去的路上,儿子在路边的小树上随手折下一根枝条。他跑着挥动树枝,老叶悄然飘零,但我们都知道明年树上会发出新芽。生命总有交替,迷人之处也许就是衰败和新生总是相辅相成。

看着儿子的背影,我忽然觉得他有那么点不一样了。